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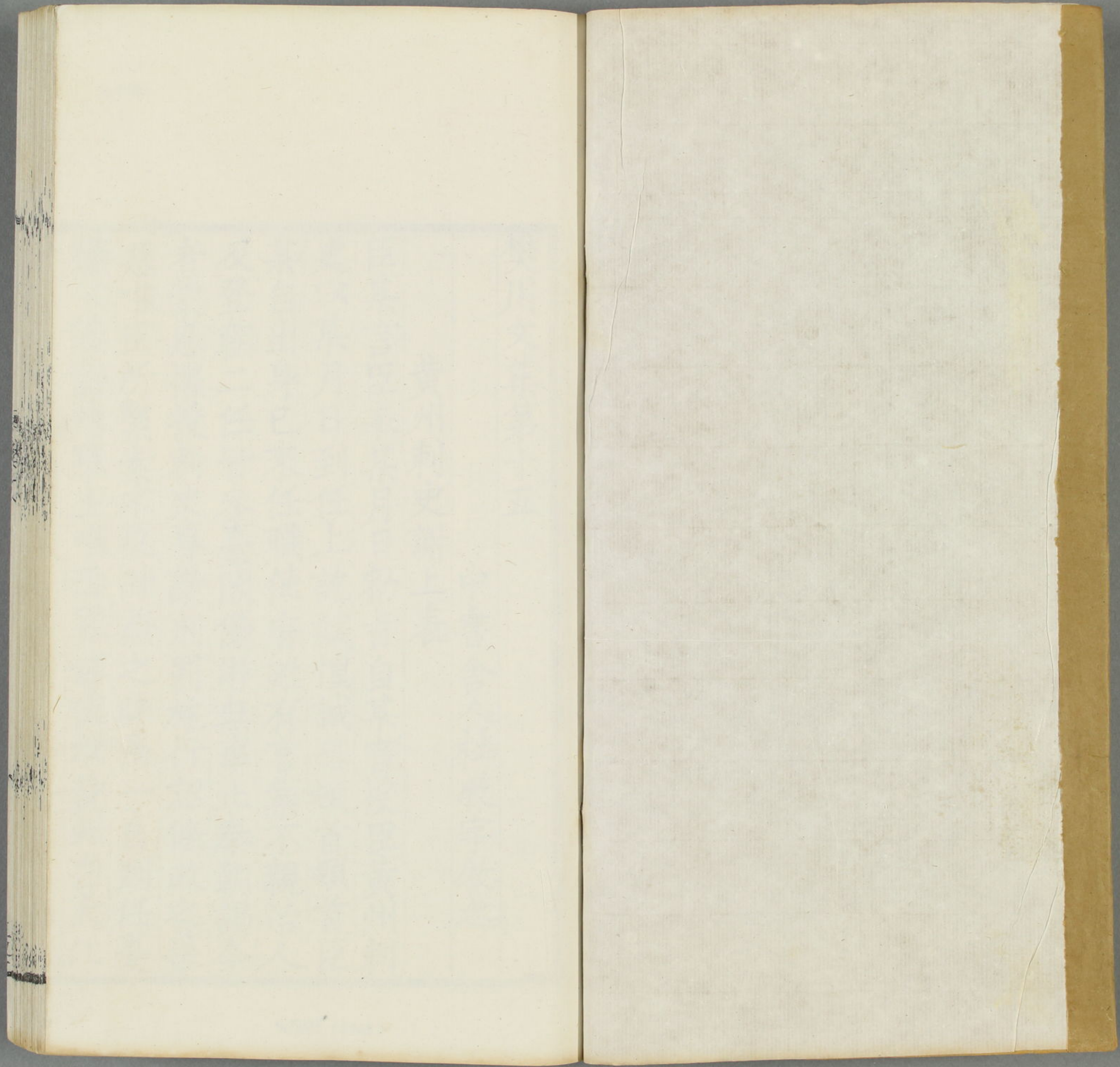


樊川文集

~ 16  
4048  
5









16  
4048  
5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書舍人桂牧字牧之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史以其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昧愚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





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  
萬稅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  
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爲罪惡臣雖不  
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爲明主  
相繼聯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爲稱職治  
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颺任延  
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上一縣宰獨能不徇  
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  
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  
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  
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  
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  
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下難  
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  
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  
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  
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卹聖明  
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歡戴十四聖之生  
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爲吏長之敢



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  
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  
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  
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  
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北邊  
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誠慶誠抃頓首頓  
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  
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

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為患者春秋時長狄攻  
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  
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前於三輔自  
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  
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  
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  
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  
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感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  
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  
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



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羗  
 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  
 為西戎所感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  
 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觥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  
 德之際北燕偏重去聲中原一掀大曆建中之  
 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羗因此亦恣猖狂兔  
 伏鳥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  
 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  
 擬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  
 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劫饋穀以焚

舟殺輅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呌牙依據深  
 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勢中艱難已來不  
 能剷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帝天縱  
 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  
 決神機箕宿禡牙狼星斂角戍日禱馬太白揚  
 眉按瑣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地擣以竒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隘囊封赤白雜  
 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傳鄭甘  
 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  
 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春喉或以長矛挾脅僵



川上 8  
夢十五  
四  
屍積壘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電轟喧萬里之威  
稜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  
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  
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臯陶無  
遺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國自  
此兵爲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  
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爲一家用  
夷狄爲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  
風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郡樸櫟散材空過  
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爲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諫

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  
歎懇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  
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  
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  
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  
因常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  
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



川文上  
卷十五  
五  
蒔豐其衣食渤海頴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授  
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  
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  
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  
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  
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雄文流傳  
後代至於臣者最爲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  
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  
爲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

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  
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  
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  
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  
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  
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鏖七關地闢千里歌狸  
首而息射詠杖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  
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剋



川  
三  
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  
念國家之爲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  
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  
干戈而兇逆潛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  
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  
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  
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劔閣朝廷所有唯  
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  
法爵不踰等舉不失賢親莊正之人去側媚之  
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

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伏惟元和之功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道行天下  
之達德廣問延諫褻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  
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  
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  
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  
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  
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



三〇六五  
夢一五  
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午夜觀書日昃聽  
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  
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  
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爲跨馬  
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  
廣川薦草盡爲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  
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  
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於霄漢之  
表盡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

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  
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  
纍纍而自縛解辦削衽投戈委弓懾怛威靈歡  
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指北海而封燕然  
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  
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  
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  
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爲干戈以恩信爲疆  
場所求必至有鬪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  
八聖盱食之恨 百年土地之羞小雅盡興大



業無極爲而不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  
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  
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  
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日覩昇平  
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  
伏聽勅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斐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  
鄧斐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飢荒遂有  
奸兇敢圖嘯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懼

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之盛姦宄  
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乘間卽有遇隙便生  
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霆  
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羣生未戢干戈將臻  
富庶逆賊鄧斐鯁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飢人  
剝亂鄉閭陵驚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  
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  
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算遠仗皇威不經  
歲時盡剪豺虺党羌一作項已寧於朔北妖黨復殄  
於巴西今擒鄧斐一清湖嶺用夷狄爲四守統



華夏爲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  
鼎日奉聖謀無任慶抃歡呼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  
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來正朝廷而舉  
典法肥天下而壽羣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  
用文誥而降羗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  
以戎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  
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  
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焉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鬲專  
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其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  
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  
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功勤鼎比凝  
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  
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  
時無任踴躍歡抃感恩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三頁九十二  
卷十五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  
廣樂九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抃臣等  
幸生聖代獲備台階雖欲殺身豈酌大造無任  
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  
至王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  
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  
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夫圖捧詔兢惶銜恩  
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  
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  
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  
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憊闕及擢爲筦樞累受  
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踈拙不效  
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  
室有燭代天理物爲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  
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



川又文 均  
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勲勞舉而用之無  
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廻天鑑更  
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  
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  
天下幸甚無任惓懇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荅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  
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啓處  
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  
以魁柄自顧斗筭之器樸櫟之才乘恩寵時竊

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拜謝  
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  
上陳懇辭自叙冀廻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  
重臨綸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  
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戮力盡瘁粉骨  
捐軀知無不爲見死寧避冀荅君親生成之德  
用酌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血誠慙惶戰越  
之至

又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



川川  
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  
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  
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竒之態螢光爍  
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  
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  
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  
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  
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

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已之辭或忘同列之對  
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  
閣內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  
奏公事人自爲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  
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爲常式

謝許受江西送綵綃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  
西觀察使紘千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  
綵綃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  
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



三真  
卷十五  
十三  
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時令微  
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枯黃綰之妙實愧蔡  
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  
身不勝感恩慙惶之至

內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勗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  
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  
願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  
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  
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壘食置  
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壘以爲勞屬饜而止  
飽德以歸旣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  
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  
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  
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



錫賚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  
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  
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  
推忠慎自弭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搢  
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  
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  
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旣曰  
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

伏准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  
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  
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  
及領藩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  
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  
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  
旣不虛受實爲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樊川文集第十五



樊川文集第十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  
 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  
 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  
 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  
 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  
 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久  
 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



川川上  
來漠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駢之  
騎凋耗已無湮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  
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  
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  
戎已得要約同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  
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薦草暖日廣川牧  
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  
大寒瘝墜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  
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手尊重自兩漢代

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  
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  
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  
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  
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  
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  
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  
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  
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  
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



滅太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  
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  
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  
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  
虜遂散亂帝沁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  
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  
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  
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  
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  
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一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

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  
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  
股之中軌輻懸瓶湯沃晁雪一舉無類必然之  
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戎行之已久虜爲長然  
出其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今討  
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  
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  
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  
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  
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



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璫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謹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其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

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高關健馬強弓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堅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蟪蛄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謨仗宗社威靈駭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纒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筭英略借筋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



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  
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  
某謬分符竹實由思知慶快懽抃之誠倍百常  
品不宣謹啓

上白相公啓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  
脩整紀綱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  
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  
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  
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

邴吉陋案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  
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  
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求備取人不以  
已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  
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  
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參丸  
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  
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  
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  
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顯顯乃方實懸斯望



川×二  
某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  
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周相公啓

某啓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書司勳員外郎史  
館修撰承命榮懼啓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  
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吉先哲  
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傅呂得於  
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爲時  
而生當考室構厦之時膺篤繩削墨之任贊傑  
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類能而使度材受官

常切如家之憂每懷撻市之耻是以朝廷禮樂  
天下清明人不凋傷神不怨悵萬物由道百度  
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  
能逾焉某樸櫟之才糞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  
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  
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  
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  
汚泥昇於霄漢却收斤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  
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已自驚喜過  
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



川三  
考一  
雖買臣懷紱郡邛蕭育召拜扶風楊僕三組垂  
霄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爲喻言念微  
生難耐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已來朝廷薦老  
四海俊賢皆因摯維盡在門館毗輔聖主魏爲  
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祿固唯賤末報效無門  
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攀戀懇款之至 謹  
啓

上鄭相公狀

某啓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  
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

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闔門捧戴生光啓處  
無地聞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黃耆之徒  
以爲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潛  
丘中塢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  
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顙  
顙實有所望某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  
瀝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謹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某啓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  
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



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卹養疲羸抑挫  
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已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  
孤惇飛沉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  
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戶到閭里安泰史冊  
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勲業愈重况茲  
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絕塞將議息兵宣室  
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某忝跡門  
墻不勝抃躍攀望祭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謹  
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某啓人惟樸櫟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  
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  
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  
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君繼統賢相  
秉鈞遺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  
德冠人倫爲縉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  
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寔爲凡器頃者幸以  
屬郡祇事廉車奉約束而雖嚴滌昏蒙而無術  
實多憊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



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  
如生羽翰全忘鼠循忽欲鳥舉雖闕下一召歲  
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  
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爲也是小人忘生殺身  
之地剗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  
絕域登臨已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黎侯寓衛  
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戚  
今古同塵迴望門墻涕戀唯積起居未由無任  
血誠懇悃之至謹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某啓某比於流輩踈闊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  
書多忘爲文格卑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於簿  
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  
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苦焦慮公以愚恐  
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廁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  
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  
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  
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爲贄於大君子門  
下尚可以爲文而爲其禮詩所謂有覲面目視  
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爲文凡二十首伏地



三百四十五  
汗被不知所云謹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某啓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覽今者竊敢再錄啓本重干尊嚴付於史官而不誣懸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錄所爲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鑄

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謹啓

薦韓乂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爲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太梁奏取韓以饑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焉北面雖布衣無耻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况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爲人不省之



三百四十八  
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之  
道自閩寄百縑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  
某比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潔亦未知其道  
太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君於鏡上三  
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召名僧爲侶餘力究  
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  
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爲搢  
紳相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  
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  
不願復爲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爲人

也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  
舍人考功崔貞外是趨於韓交者某復趨於蕭  
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  
矣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僭乎伏恐中丞  
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  
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某久承恩  
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  
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  
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啓

上知己文章啓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  
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  
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  
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  
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  
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  
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徃徃自  
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  
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  
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

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  
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  
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  
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聞齒髮甚壯間冀有成  
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  
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  
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某啓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  
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



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爲一  
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  
希鑄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啓

薦王寧啓

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  
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  
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  
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  
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獎故敢薦才  
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  
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  
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  
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  
於進趨之徒自爲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  
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  
傳李疑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  
事太遠李爲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  
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



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其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顛世胄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斐相公

書首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爲吏顛謝曰荀爽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雋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



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顓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太子詞語煩碎頻于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某有屋

三十間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豎戀戀悞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驢遊丐于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蘆寒無夜燭默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顓爲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顓疾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喪明



川上  
卷十六  
十五  
今  
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  
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王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  
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盖  
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  
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  
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  
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  
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  
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  
矣視童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

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  
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  
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  
顓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其疾也豈遂  
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  
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  
乞假往潯陽取顓西歸顓固曰歸不可議俟兄  
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  
某與顓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  
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號州庾使君問庾



使君眼狀瘦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  
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  
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內障愈于周手  
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  
周至斬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內障脂  
凝有赤脉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  
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  
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  
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  
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

可爲久安之計莫有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  
家揚州與顛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  
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  
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  
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毋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  
疾忠州豐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  
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  
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  
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  
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守



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  
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某聲音不復知某髮已  
半白顏面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  
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見顛而不得  
去此豈天乎而懇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  
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不  
親兄弟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  
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  
如顛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  
仁旨必爲憫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年七八十人將  
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  
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  
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  
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  
年來非唯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寔在群衆懽  
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  
壠悵望寂然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  
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  
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衰敢望六七十



而後死乎聞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其東來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夏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候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第三啓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

長啓干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於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生意况乎爲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



三原侯  
李十一  
關欲其安活而無歎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  
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  
官必任東去某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  
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為廢置在某更授一官已  
榮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  
累得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為酸臯况  
於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  
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  
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  
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  
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  
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  
伏希殊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  
謹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某啓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  
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第顛一舉進士  
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  
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徵官以為糒  
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



三原文  
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  
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  
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  
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  
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  
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馬緼作  
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  
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  
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  
次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

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  
不生相國疑怪乎某荅曰是何言與某唯恃吾  
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杭州  
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  
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爲政  
者而爲之某今官爲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  
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爲政無取也今若  
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  
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  
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



川×文  
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于樹杪覆在鼎中下有  
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  
血誠上千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悽悽丹懇  
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啓

爲堂兄慆求澧州啓

某啓庫部家兄昨者特蒙獎拔却忝班行實以  
聽聞稍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  
絕俸已是累年孤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  
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藿才及一食伏蒙  
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涪陽活於闔門  
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爲元勳恩隨  
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  
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  
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記億心迫情切輒敢  
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啓

樊川文集第十六



樊川文集第十七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勅昔有虞氏貴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取優今  
吾卿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群寮顧子敢  
專得於僉議前山南東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使持節襄州諸  
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高元裕始以御史諫官在長  
慶寶曆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



三百十七  
無不爲復以諫議舍人在大和末詞摧凶魁坐  
以左宦繼爲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  
歸朝廷爰自尚書裂分茅土爲政以德行已惟  
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夫  
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干戈蘊藏戎狄信順  
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已降有所  
咨稟非爾元裕其誰膺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  
祇聽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勳封  
如故

崔瓌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瓌除

兵部侍郎等制

勅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  
事三人爲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讓正  
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瓌德  
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  
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東郊政旣安人化  
能被俗擢任藻鑿旋職牢籠材皆適宜官無逋  
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  
以中憲每師遠瑗常慕史魚枰彈之勇正當時  
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



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  
 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  
 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諷議汲黯為郡嘗聞  
 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泊宣室思賢甘泉召  
 雄造朕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  
 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  
 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  
 金魚袋崔璵上知自得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  
 通樸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  
 掇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

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咨爾璵等實瑞清  
 時予為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  
 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  
 膺重任企伫上酬且於夙夜無孤官業璵可守  
 刑部尚書散官勳賜如故滌可行尚書左丞散  
 官封如故璵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  
 制

勅冉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第也尚曰處於小



三百三  
國可爲具臣况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  
漕輓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爲吾大  
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克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  
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斐休  
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爲成人前宣  
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  
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貴者

大勲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  
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而皆周歷  
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輟自綸  
闡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  
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  
之管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鉤校姦賊末減賦  
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爲準繩立作據仗名  
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  
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  
授之予亦何恠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服



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愛  
惜勉荅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諗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勅士師臯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  
敬能致治平擢為大寮膺茲慎選出於予志  
以誠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  
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  
誠學臻壺奧文越拘攣常以忠信用為前後爰

自郎署擢居內庭謀議有同於壽王奇異輒委  
於嚴助竭盡心力裨補機要既久歲序湏議遷  
昇今者耕夫服田戎馬不駕欲使凡一手足皆  
獲措置是故用汝典予刑罰汝其往哉吾今告  
汝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  
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九服休命  
以稱朕意可權知尚書刑部侍郎散官勳封賜  
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勅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



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  
 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  
 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  
 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有翼戴仁而行  
 抱義以處墻仞裏峻壇宇外寬介特守君子之  
 強文學盡儒者之業周歷華貫擢為諍臣攻予  
 其專言事頗切願試佐輔移理陝郊馮翊之恐  
 失倪寬潁川之意得黃霸壺漿迎路襁屬攀車  
 徵為公卿愈見風彩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  
 立朝為時準直今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

念惠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  
 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節上意古人有言曰凡  
 為虎鼠計於用揜今者倚任佗觀爾能唯君知  
 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勲封賜如故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勅仲尼曰慎擇爾臣為人之導夫語言應對之  
 選為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  
 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趙真齡其先君子祗事祖  
 宗出入屏毗餘曰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



學煩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彥無不與遊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為行已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內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勲封賜如故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

孟璩除工部郎中等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賓等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為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以賓端貞有守以處權俊又出群

以璩才能適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為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晦族清胄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晦常居內庭草具密命自以疾去



三百十四  
采臣  
于今惜之頗俞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為爾之知  
已余為有翼之德隣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  
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御史知雜事散官  
勲賜如故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克翰林學士等制

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況乎伎出流輩超侍  
帷幄豈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參機要  
得執所見若非賢彥豈膺選擢將任郎守起居  
舍人庾道蔚善行必備重價無對嘗自侯府升

為諫臣每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議郎  
行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汶儒才行冠  
時名聲華衆揚歷臺閣宣昭職業無入而不得  
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並為儒者之英咸蘊賢  
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禮曰君子稱人之  
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繫維宜盡忠謹以  
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餘各如故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  
外郎等制

勅書曰庶獄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



三百四十七  
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難豈敢  
輕易將仕郎侍御史內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  
其詞華勁正端慎官業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  
朝議郎校檢尚書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  
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磨涅不  
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  
為清秩當自宣室受讞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  
至於刑章尤繫念慮予曰罪尔勿罪予曰寬尔  
勿寬問法何如無節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  
朋可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

尚書都官員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勅文林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權審湖嶺旱暵  
百姓枵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爰求使臣  
以救其弊執事者上言尔審學古有文通知理  
道遂使乘駟視吾飢人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  
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蠲貸逋逸能裁闊狹大  
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美俗使  
者言之於尔無以過焉用超名曹以酬徃效無  
曠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



三百七  
如故

皇甫鈺除右司員外郎鄭濬除侍御史

內供奉等制

勅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鈺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濬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襲委

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壞法之姦蠹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鈺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濬可侍御史內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勅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敢



三百五十一  
不敬况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  
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  
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  
高危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嘗歷  
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  
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暢穎佐賢侯  
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爲郎南臺  
持斧皆有職業仁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  
並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

制

勅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  
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  
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  
豕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  
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膺拔  
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  
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祗官之門開天下



三百三十七  
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尔等吐茹侮畏之道  
能不愧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  
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勲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勅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館盧告朕  
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  
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  
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况予寡昧固多遺闕  
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卿老之令子弟  
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  
垣夫朕之不德史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  
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  
思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勅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  
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  
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革其儀法但使提  
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蕭峴  
聞爾昆弟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己依投



之地竭力報效況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處已不亦多乎爾其為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勅守左拾遺杜濛爾五廟祖嘗佐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授如聞同列墻進而不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辭貢憤乃令微辨盡知其由僉曰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眾矜已或遇事徧衷言於慎微則亦乖矣仕於清貫斯豈廢乎考眾惡必察之言微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寺跡云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蘊畜可施無使眾多復有窺測可太常博士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

除太府少卿制

勅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曙等或以文學策名或以吏才進用久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



三百十八  
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爲排折羗虜非穀不  
可今浚稽山南遮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  
曙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糧飽吾戰士  
固此爲郡亦報善政球倅賓席得專留事兵於  
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卿各服官榮  
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  
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勅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前兼右金吾衛將  
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三千戶食

實三百七十戶賜紫金魚袋李叔玫等夫伊呂  
之爲將也每以救扶爲心故其苗裔福隨殷周  
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  
分茅攷弘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  
高慶忌一門盡有爪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  
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  
上所命首爲才士實曰寶臣証之與汾爲吏歲  
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有賦豈  
目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  
件



李珣冊贈司空制

維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五月丁卯朔十六日壬午皇帝若曰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倏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咨爾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李珣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內備顧問嘗摧奸克外領事權善提典故爰付魁柄實肖象

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寃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啓自朕統御尊劭舊老分委戎輅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聞聲聞渴見風彩以大冢宰徵歸朝廷讜直忠貞骨鯁魁畧凡所陳啓無非法誠遂乃裂授東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爲康泰初陳微恙請捐重寄駟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却食涕洟命也柰何痛悼不及今遣使某官副使某官某持節冊贈爾爲司空魂而有知鑑茲誠意嗚



呼哀哉

歸融冊贈左僕射制

勅有祿位而享富貴啓手足而歸壤樹身歿名著生榮死哀蔚為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揔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內脩典法三乘戎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實

士林之君子為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聞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勅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奪用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至于壽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謁閨門之風中以文



學膺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為名實之臣爰自郎  
 吏至于藩翰事藪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  
 云旱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  
 考今汝猶子相予冲人公忠貞正衡鏡法式煥  
 乎當代萃於一門上有欣助急難之名下有慈  
 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  
 逝不捨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徃而有知鑑我厚  
 意可贈禮部尚書

樊川文集第十七

樊川文集第十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勅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况  
 西界澗河東奄左海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間  
 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可仗豈宜委之正  
 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温良  
 恭儉齊莊中正實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



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輟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  
 為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  
 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為農器草作  
 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已效之績託  
 分寄之任擁禱旆而服玄玉化千里而有三軍  
 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  
 人愛人則疲羸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土宇既  
 廣殺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報政榮加副相用  
 暨大邦爾其勉之無忝所舉可使持節都督越  
 州諸軍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

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賜如故

盧搏除廬州刺史制

勅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况  
 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賊重豈可輕授朝議  
 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盧搏以文  
 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歷臺閣嘗宰繁劇鬱有佳  
 譽兼報善政今者出郎官之帳懸太守之章言  
 於清時不為不遇上有命則違之上有好則效  
 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  
 律人不如律身念茲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



爾其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  
散官勲賜如故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勅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  
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  
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  
自遠藩擢爲宗正大則提舉群吏灑掃守奉次  
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  
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櫝之罪已坐首令責  
師之義固難矜寬勉於分憂足以補過可使持  
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勲封賜如故  
仍馳驛赴任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勅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  
上柱國竇弘餘朝議郎前使持節虔州諸軍事  
守虔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蘇莊等南郡盜  
作而蕭育拜河內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  
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



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  
 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  
 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  
 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比人矣  
 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  
 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節  
 鄧州諸軍事守鄧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勅中散大夫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暨  
 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  
 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  
 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上聖憂勤之切  
 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為奸如此之衆况  
 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渴良吏牧  
 守之念予常軫懷暨實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為  
 吏愛我百姓盜賊奸宄寢而不作鰥寡孤獨皆  
 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聞立善政凡為理者皆



高仰之今用已効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筆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於交戰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人在王畿內各思答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吐蕃上書悖慢無禮皆邊將造偽交鬪華夷異

立功勲以求爵賞自長慶已降怠於制置西北守帥多非其人侵虐種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驚之性不甘欺奪之若近者聚為內寇至乃騷動天下因令循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慎於選求僉曰誠元家本北邊志氣慷慨將軍之子頗傳父業學万人敵知四夷事跡榆林之前政寄馬邑之名邦仍留兼官用震殊俗夫車馬甲兵戰之器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信禦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期國士無顏家聲可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



三百五十一  
兼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勲如故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  
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  
州諸軍事兼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  
使上柱國薛逵匈奴犯塞李廣逢時爪牙甚堅  
翹翼頗健任以汧隴倚戎一本作盡節守封當賜輒分  
軍租不入士爭為死虜不敢犯今以天水名郡  
號為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靜無召戎生事無  
翫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邊將

之道莫過於斯弄印貂冠皆為榮秩壯爾軍旅  
惟恐不多勉礪鋒鏃以期報效可檢校左散騎  
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  
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略及義寧軍行  
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勲如  
故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  
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宥州  
諸軍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略軍使押



三百十四  
文臣  
蕃落副使左神策軍宥州行管都如兵馬使上  
柱國鳳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田克臯俊無  
敵感激輕生李信之氣蓋關中陳安之勇聞隴  
上委以邊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  
乃萬死不顧一奮無前奇兵徑衝驍騎橫挑圍  
開孤壘戰敗豪羗言念忠勞豈愛爵賞帖以崇  
秩用酬奇功畢萬足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  
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特可檢校國子祭酒  
餘並如故

薛宗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翦除

邛州刺史等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  
薛宗等仲尼對魯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爲政  
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  
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興夜寐不忘  
於此宗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  
其郊處劇不繁事叢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爲  
長吏其有政化可差古人藏玘與逢闕官薄而  
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嘗聞謹慎可宰百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

制

勅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液等今之郡守為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官途嘗宰大邑聞其為治人歌舞之以蒙執受前驅予之雄也光祿護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為死各委分寄實曰遷升通州雜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誠爾為天子

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君子之道先有諸已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為良遇無忝官常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州

刺史等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俟善政而後用或蔑無所問滯



三百二十二  
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下古今政柄患斯二者  
晏實初本佺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嘗為郡聞無  
悔吝是熟詔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  
慷慨豪健刑於樂典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  
子苟為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  
於行在於廉平弘宗溫慎有餘王屬咸為清秋  
銖以文學嘗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  
官業慎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勅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  
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瓊等隣  
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為欺奪瓊與宗  
元守郡宰邑聞無悔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  
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  
不臧貽爾之戚惟康入仕嘗在班列青宮贊導  
陵邑守奉若非謹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  
州刺史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



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唯蠻夷不知文律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以為寇蓬緣巴徼其風忿勁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小反羅居百越磳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嘗為郡亦執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寡厥辟洎當叙進優以上佐苟有聞見無忘禪助可依前件

裴闕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

史上柱國裴闕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聞爾為理人惜其去若不遷陟豈酬政能洎師素等久居官常皆無悔吝半刺列郡人所咨稟衣冠弓劍之地霜露感思之心尤藉謹良以顯守奉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

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勅中大夫前使持節申州諸軍事守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為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



三百二十八  
地五六於此況上饒參以越俗遂寧旁緣四數  
號爲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實難其人以紹  
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緣飾吏理以載  
頗有長者之舉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  
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誨乎卹孤獨逮不足  
脩其教徇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循古道  
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爲  
第一列於遷陟得以不時無易初心以失前効  
可依前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勅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  
等德翁承訓審矩爲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  
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爲善人猶則之守  
令所爲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夫人胥效矣可  
不勉之量助奉陵邑以謹慎選執臨師景參諒  
等各以序進亦爲良遇可依前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鎔除右諭德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  
樟等廬山江關扼東控西南夷置吏不善所虞



非細以樟嘗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古  
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已亦  
好之人之所惡已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  
暨銷與綬門子清族閱其官簿入仕已久東朝  
諭導名藩上寮頗為優閑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  
御史依前宣欵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  
制  
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  
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

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川營田使上柱  
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傅孟恭等孟恭  
山西將門并州壯士雖長釭都尉黑稍將軍校  
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官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  
聞官業克奉今以威州新造虵豕之衛非爾材  
力不能控馭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觀其列狀頗  
著勤效敏於窮塞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  
用翬飛虹亘者三百間耀雪吹毛者數萬事言  
其勞績亦少比倫各兼憲班或伏熊軾可曰榮  
遇無自懈怠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州

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邦愈知為理承鼎增宙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為良遇大凡為理之要先事孤弱譬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荏苒宦途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

曹等制

勅前靈鹽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聞無悔尤海豐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為理公乃



勤謹膺陵邑慎選幼童以才敏坐京兆劇曲  
有官業無自廢怠可依前件

支某除鄆王傳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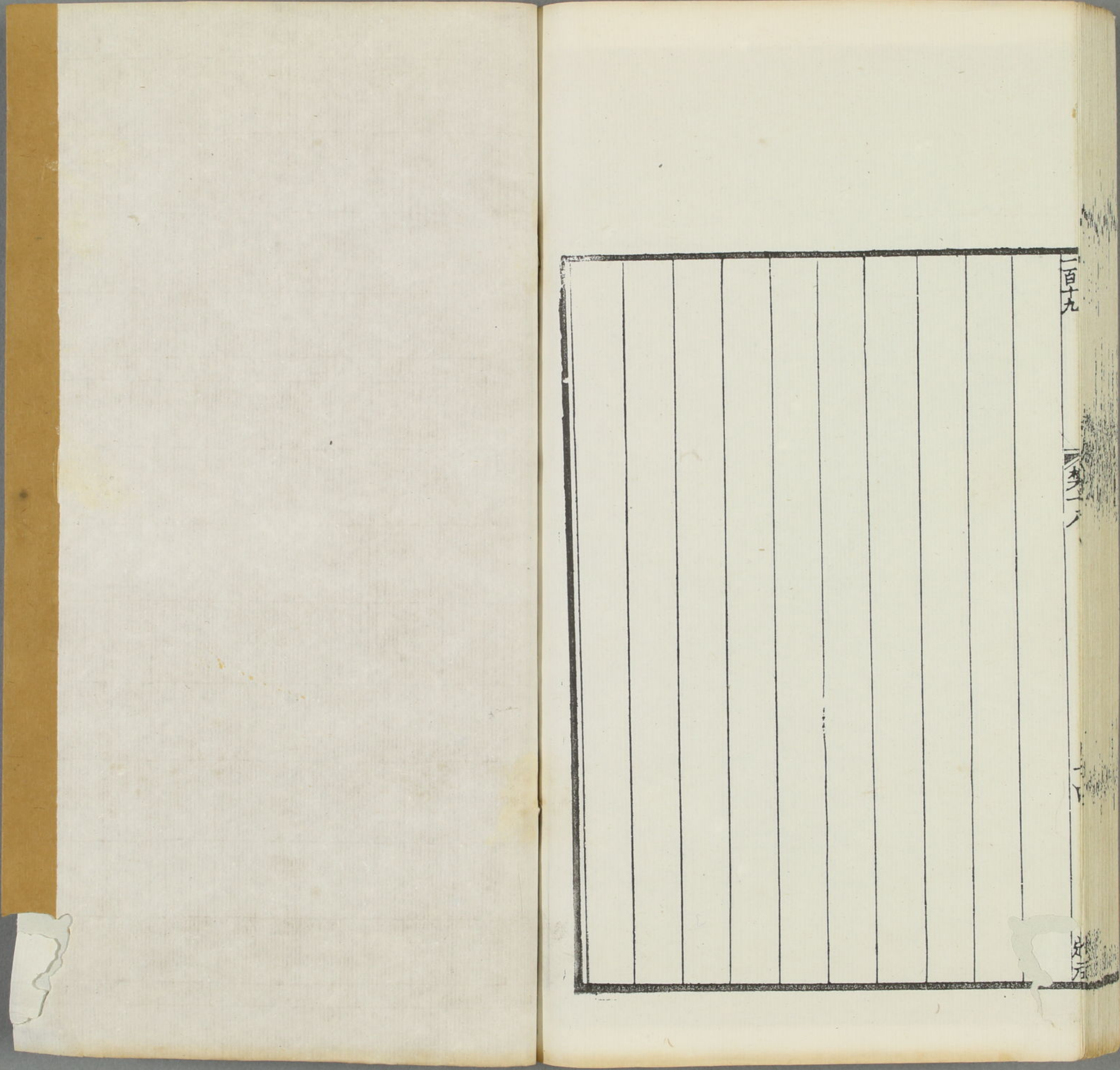
勅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  
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支某  
等近者控名責實事不苟且量材適用咸當所  
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亦以勞久王門為傳越  
徼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  
優安各務清勤無掇悔吝可依前件

鄭悛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勅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  
柱國鄭悛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  
一也聞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  
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几而  
就頤養敬老之道亦為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  
仕散官勳如故

樊川文集第十八





二百九

卷之八

姓



